

说个“听”字看诗趣

□姜维群



正常的人谁不会听，谁不能听？但诗人们的“听”却常常异于常人。常人的听像听雷、听涛、听雨，皆是有声而听，似乎诗人与之无异。然诗人之听，多能听出诗情诗趣来。

正像老北京人把欣赏京剧不叫看戏叫听戏一样，那是一种境界。

有声而听不难，听出高雅听出不寻常也不容易。唐代诗人皮日休来到惠山听松庵，听到的是“殿前日暮高风起，松子声声打石床”，颇不俗也。《带经堂诗话》有诗：“朝过青山头，暮歇青山曲。青山人不见，猿声听相续。”听山中一声接一声的猿啼亦意境也。所以诗人之听像什么松声竹声蝉噪鸟鸣人吼马嘶乃至

丝竹之声都听。然无声之听更见高妙。

陶渊明旷古大诗人，在其诗中总离不开“琴书”，书以观琴以听。然他弹的是无弦琴，琴无弦必无声，无弦而弹无声而听，唯大境界者谁能为之？

由此引申出诗人的无声而听，譬如史上诸多诗人文人的书斋有听雪斋、听秋堂、听云仙馆、听香室、听花斋、听月楼等等，皆乃无声而听。李商隐有诗：“西园碧树今谁主，与近高窗卧听秋。”秋色如何而听？其实秋色中许多声音可听，像“石出倒听枫叶下”，有落叶之声可听；“谁怕秋风起，听蝉度渭桥”，有秋蝉之鸣可听。然而“听雪”似乎让人费解了。

诗人们特爱听雪，李建勋诗：“听雪添诗思，看山滞酒巡。”郑巢诗：“高户闲听雪，空窗静持茶。”其实这是诗人像“听戏”一样，闭上眼睛来想象冰雪世界的清雅，怕视觉影响听觉的意境，

用听觉来感悟来体味。正像《红楼梦》第87回，宝玉和妙玉去潇湘馆，适逢黛玉弹琴，宝玉要进去看，妙玉道：“从古只有听琴的，再没有看琴的。”有声只听不看知其雅兴之高；无声唯听更是雅意无穷，敢说这不是高境界？有一“听月楼”逸事足可一证此论。

明代进士黄志清为夫人筑楼起名曰“赏月楼”。黄挥笔自题，不知怎么错写成“听月楼”，恰巧夫人走来大加赞赏，说听月比赏月更妙，且不同凡响。于是吟起《听月楼》诗：“夜静楼高接太清，倚栏听得十分明。磨空辘轳冰轮转，捣药铿锵玉杵鸣。曲唱霓裳音细细，斧侵丹桂韵丁丁。忽然一阵天鼓响，吹下嫦娥笑语声。”由此可见，“无声”在诗人的心中是一色彩斑斓的世界，是一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世界，无声而听是听觉和视觉的延伸，不是吗？■

(据《今晚报》)

清明时节，风和日丽，万物复苏，草长莺飞。在古代，清明节期间，人们除了要到郊外扫墓祭祖、踏青插柳之外，还有荡秋千等习俗。

唐代诗人韦庄在诗中，不仅描写了杨柳如烟、气清景明的清明景色，而且还描写了女子在花树深处荡秋千的生动情景：“满阶杨柳绿丝烟，划出清明二月天。好似隔帘花树动，女郎撩乱送秋千。”

清明荡秋千，源远流长。在上古时代，人类的祖先为了谋生，逐渐学会了用树枝、蔓藤或绳索摇荡攀崖走壁、穿涧越沟，来采摘野果或猎取野兽，这可以说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。

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、下拴踏板的秋千，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有了。《艺文类聚》中就有“北方山戎，寒食日用秋千为戏”的记载。

作为一种单纯的游戏活动，荡秋千在唐朝已经十分盛行。据《开元天宝遗

事》记载：“天宝宫中，至寒食节，竞竖秋千，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。”

《全唐诗》写到秋千的作品有数十首之多，唐朝诗圣杜甫有诗云：“十年蹴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唐朝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亦有诗云：“秋千争次第，牵掩彩绳斜。”

到宋朝，出现了“水秋千”。据史书记载，大江南北都举行过这种杂技表演。每逢夏季举行水秋千表演时，上自皇帝妃子、王公大臣，下至庶民百姓，都竞相观看。表演之前，先在水中置两艘大船，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。表演时，船上鼓声大作，表演者按次序登上秋千，奋力悠来荡去。当秋千荡到与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，他们双手脱绳，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，在空中翻个跟斗，然后投入水中。表演者姿势各异，看上去惊险优美且又变化无穷。

如今，荡秋千已经成为一项群众性体育活动。在桃红柳绿的明媚春光里，

清明时节 话秋千

□郭时民



到郊外荡秋千享受大自然的烂漫风光，能让人豁然开朗，春困顿消。■

(据《渤海早报》)